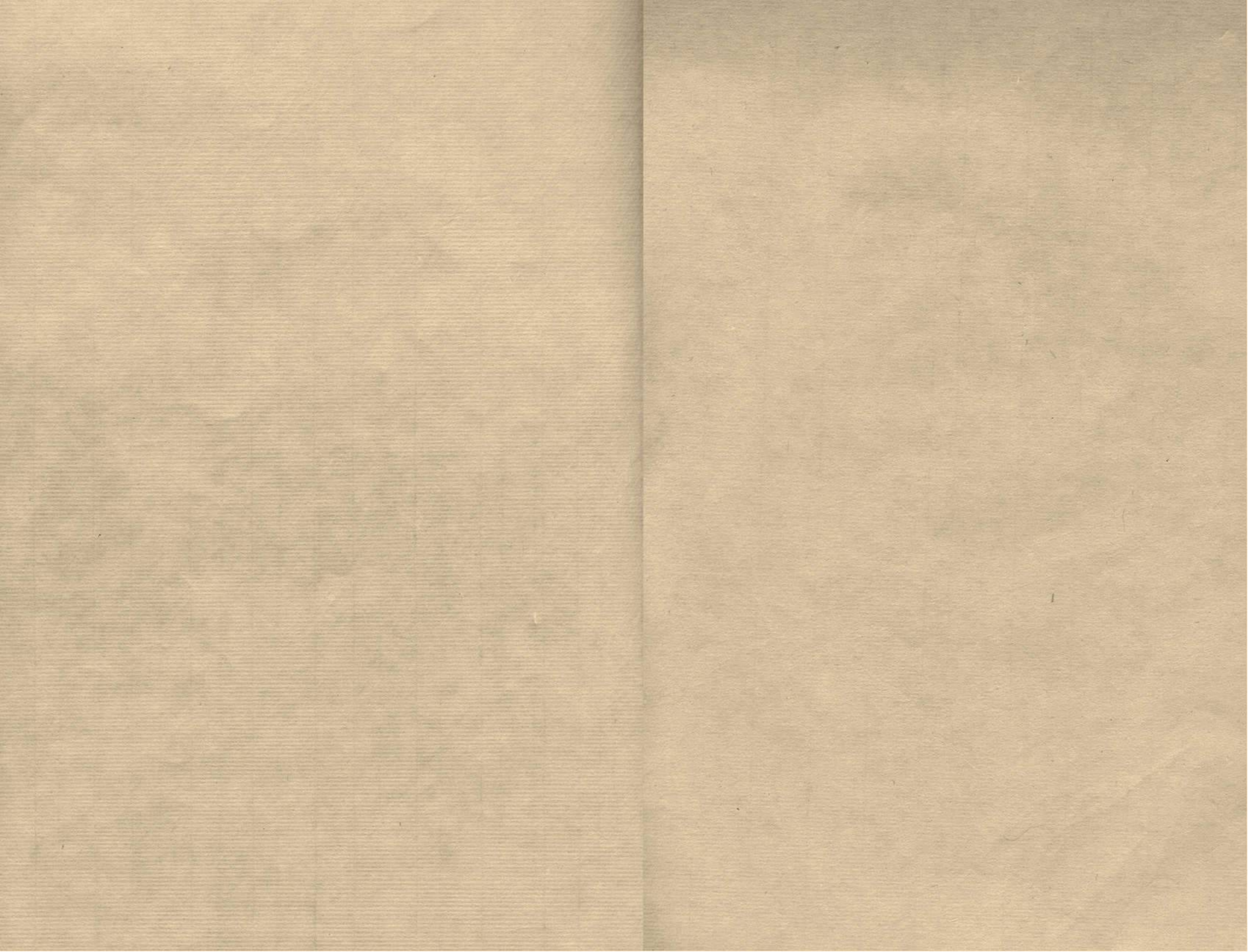


元豐類藁

二十



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二

誌銘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既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叙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其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



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囁子儉孫
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
公少以陰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
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
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
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弃勿採以感
勳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
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
其父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
濮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

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
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
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
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
十有五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
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
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
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
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
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鯁鯁侯四世

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稱吳
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
琮自長豐之戚村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
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
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
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雖荒謬悖冒無不遇於
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蹙者獨不可稱數
余甚異焉夫赴時趣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
俗則潔身積行是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
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
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
魁嶇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志辭若遵律盛哉世徽
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戚元魯墓誌銘

戚氏宋人爲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
德行化其鄉里遠近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
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爲名臣
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爲樞密直學士贈太
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

原余爲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爲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爲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戚氏傳序寢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游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疎凡知其爲人者皆爲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爲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爲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爲亳州永城縣主簿以親嫌爲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死于官年二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氏叅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余師陟以書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余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遵道以狀

來速銘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所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哀納銘于墓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于位其孤斃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其弟杞以書走亳州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年鞏為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

為循吏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為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獎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誥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迺葬君事親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矩有善不自一無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去觚角絕雕琢一作琢以平易敦樸為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

愆在己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爲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爲功君辭不受及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爲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輸麥於鄱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糴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絕橋閉門留君以間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

免詔定著於今余嘗聞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徙其獄屬君君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爲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德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最後聞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預爲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爲動此君之事余付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上下數千載所列叙者五人詳者人數事略者一二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與遷所記五

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爲所
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字慎之
湖州長興人曾祖彥夔祖文倚考迪贈尚書屯田員
外郎君進士父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
黃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祕書省著作佐郎
知亳之譙縣英宗即位恩遷祕書丞徙僉書資州判
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
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
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爲提
點淮西刑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
至又徙泉州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母某氏某縣
太君娶趙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
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一子敷也君旣行治高世
皆以謂宜不次用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爲尤甚然卒
不得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爲
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辭曰
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
絀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然也
詩以名之其常存也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
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
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
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
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
書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
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爲修
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
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
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
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禮部
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
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
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
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
究盡具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
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爲
尉及爲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擊姦仆強果於力
行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爲直講以能教誘學者
歸之爲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

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
封以慈恕簡靜為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
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
公而為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眾不矯矯為異
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親踈至於勢利之際
人所競逐公方墮然跡與眾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
公為可忌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
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
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
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而後知其篤
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
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
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為蘇州人公
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
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
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秦
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峰某官孫曰某某官公
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
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為僚相善其且歿以遺
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
文則能賦矧曰乃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
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
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
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
考卜維新公安卜此尚利後人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君諱遠字仲達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
季辟亂家濮陽故今爲濮陽人曾祖考溫祖考名犯
濮王諱考翰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幼學于母史氏聰

警絕人及長學于侍御史高弁天禧三年及進士第
爲廣濟軍司理參軍母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取
君主萬年簿萬年令免官君行令事大去舊弊王文
康公代遵與安撫使王沿轉運使李紘皆薦君宜令
萬年詔特以爲試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爲
例晏殊爲三司使奏君爲三司檢法官李諮代殊會
天聖十年掖庭火諮任公具材用治宮室五日而用
足仁宗聞而嘉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王駿知益州
取君僉書節度判官廳公事遷祕書丞通判益州事
遷太常博士新都里胥捕罪人殺之獄具當死君求

得其情爲奏讞里胥得不死蜀人以其爲德入爲開封
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府史馮士元家富善陰謀廣市
邸舍女妓以啗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會士元有罪
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多得罪去者
或謂君禍始此矣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出爲湖南
路轉運使蠻人歸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小法知
虔州池州福州揚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尚書
刑部員外郎按知洪州卞咸抵其罪改荆湖北路轉
運使初諫官李京嘗奏君某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
鄂州稅聞君至移病不出君要諭之曰前事君職也

於吾何負哉卒與之歡甚京死又力調京家而奏官
其子改河東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
月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徐州是時山東大飢君所
活數萬人取遺骸爲十二冢葬之亦數萬是時富丞
相弼爲京東東路安撫使自爲文祭其冢明年遷尚
書工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歲飢又多所全活就加直
昭文館知越州浙東兵馬鈐轄遷尚書刑部郎中判
刑部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兵馬鈐轄濬
渠爲水利又開新河通漕公私便之請知兗州坐法
免起知金州提舉平兗州景靈宮知萊州遷尚書兵部

郎中知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崇福宮皆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熙寧五年四月癸亥終于鄆州昭慶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集五十卷君娶朱氏賈氏高氏高氏封長安縣君其父弁君所從學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駿衛尉寺丞子淵鄆州壽張主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臯子英未仕也女七人適蘄州黃梅令李綱尚書職方員外郎馬淵右一作班殿直侍其珪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劭鄧州穰縣主簿李毅進士張伉君爲人志意廣博好智謀竒計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所至威令大行遠近皆震然當是時天下久平世方謹繩墨蹈規矩故其材不得盡見於事而以其故亦多齟齬至老益窮然君在撼頓顛蹙之中志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蓋人有所不能及也君尤篤於好善一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知名之士若予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來屬以銘而予不得辭也君葬於其卒之歲某月某甲子而墓在鄆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特材志橫出世拘牽困羈羈見事爲萬之一形則潛名不沒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君姓孔氏諱延之字長源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墾
上夜然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
科授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蒙趨
君策書居多其書奏謀議皆君爲屬草藁監杭州龍
山稅知洪州新建縣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
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奏可罷御史與開封爭
不決詔君按視君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遂從君
言知封州即用爲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
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君爭以謂無
益乃不果城遷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

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糶於民歲有至六百萬石程
督與租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君計歲糶
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糶於民初儂
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
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君使復其故欽廉雷三州蠶戶
以採珠爲富人所役屬君奪使自爲業者六百家皆
定著令交趾使來桂州陰齎貨爲市湏負重者三千
人君上不與使由此不數至雷州並海守方倪爲不
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書悉收官屬并其孥繫獄
晝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瘦死君馳至取倪屬吏

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瘦死人謹叫
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即本路爲轉
運使罷鼎州六寨歲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
洞南江宜麻稻有黃金丹砂之產遣人諭禍福以兵
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君奏以爲不可乃止召爲開封
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
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
而課法以滿歲爲率歲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君爲
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知潤州未行暴得疾
卒京師熙寧七年二月癸未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

九遷至尚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君之得見於用撥
其大者如此君氣仁色溫寡笑言言若不能出口及
見義慷慨辯且強也方微時已數劇切上官無顧避
及老益自強守所聞於古不肯苟隨以故齟齬一不
以易意君事母孝持已約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尤
至也治人居官一以忠厚不矜智飾名噫可謂篤行
君子矣其家食不足而俸錢嘗以聚書至老讀書未
嘗一日廢也工於爲文諸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
天下以爲盛云君臨江軍新淦縣人孔子之後四十
六世孫曾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中正母劉氏君登

朝考贈光祿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楊氏封仁和縣
君有子七人文仲台州軍事推官武仲江州軍事推
官平仲衢州軍事判官和仲進士義仲太廟齋郎官
早卒女三人嫁集慶軍節度推官曾準吉州吉水縣
主簿應昭式進士蔡公彥孫男女八人初君樂江州
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葬
君於江州之德化縣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
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與君為最舊來乞銘銘曰
有綽厥政流播在民有蔚斯文薦美於身孰委于外
不源于內于內曷以以其豈第其立栢栢不回不倚
施不盡有子則多賢曷父厥問闕辭幽阡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君曾氏諱誼字子常建昌軍南城人曾祖暹祖士宗
考充贈殿中丞君進士及第補洪州新建縣主簿循
州龍川令知筠州之上高臨江軍之新淦舒州之桐
城三縣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倉兼農田水利差役事
權知楚州歷祕書省著作佐郎至尚書都官員外郎
君生而好學其家學者自君始博聞強志明於大體
善屬文一時名出衆右其家故貧然君為人節廉自
重罷吏歸常隘門居不與人事或日具不得食晏如

也爲吏平恕質慤務在愛人不爲刻察所歷縣稱治
江東同職欲增賦役錢於民君爭不能得則自請罷
去遂知楚州楚饑四方之船粟至者市易吏定取價
賤予價貴計其贏取於民而粟未嘗出納也販者爲
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技者錮於官禁不得
私粥市里騷然君初止之不變則按致之法朝廷遣
他吏覆視不能易君言市易吏得罪免君益不合卒
以他法罷旣去而楚人思之旣死而楚人迎哭其喪
甚慟至今言治楚者以君爲不可及也君平居恂恂
持卑及遇事不可奪其守如此君熙寧九年四月癸
巳卒於開封府咸平之驛舍年五十有一明年某月
某甲子葬于南城之某鄉某原子景初景倩景融景
裔景獻景初蚤世女嫁袁州萬載令董沂進士夏時
中陳卞母鄭氏崇德縣太君妻傅氏仁壽縣君銘曰
江東之議不俛而隨山陽之治違世所馳有挾之強
以弱犯之有醜之正以獨守之彼不我與我不爾欺
尚告厥忘作此銘詩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罔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
之固始徙福州之候官徙候官者五世矣曾大父諱

廷銘仕閩王為安遠軍使大父諱
百政贈祕書丞考
諱平為侍御史葬潁州之汝陰故
今為汝陰人容季
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
祭簿治平某年某
月甲子卒于家年三十有一熙寧
六年某月某甲子
葬汝陰旌義鄉眾又管侍御府君
兆母曾氏金華
縣君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
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某國公某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
之女男女二人男曰某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
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為文章尤長於序事其所為文
出輒驚人為入自重不馳騁銜鬻亦不孑孑為名日
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
義而動其磨礱灌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
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
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
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
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籍令有之或
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以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
同時並出出於一家如此之盛其
將使之有為也而
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
其材是有命矣而
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清
文深甫屬予序之

數年又序深甫之文復數年耳而容季葬有日其仲
兄固子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序其文嗚呼非其
可哀也夫銘曰
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
如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
以永厥聲

元豐類藁卷第四十二

元豐類彙卷第四十三

誌銘

都官 負外郎胥君墓誌銘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書工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六遷為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為尚書都官負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內衣庫皮角庫僉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

三六一

一七九

庚寅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瑩君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負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謀大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早夭君少孤能自奮厲力學問工為文章又謹畏潔廉慕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為察察於人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修而百姓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為判官通判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閣又薦其修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嚮用之以為江

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獎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雋然自天聖至于今纔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弃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刁氏年七十與君之孥羈旅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耶君之葬祕閣校理裴煜以茂謀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銘曰

維艱而勤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父考已無違在人
有賜我志之良孰曰非遂我材之尤孰曰非試不申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劉伯聲墓誌銘

慶曆之間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內弟劉伯聲從予游余與伯聲皆罕與人接得顯意以學問磨礪浸灌爲事居三年廼別後數年余以貧而仕見伯聲

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校書史館伯聲
數過余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伯聲未老然以疾
故亦衰矣旣而余去京師而東更七州至于亳伯聲
子之美來告曰伯聲死八年矣將死時命之美屬余
銘其言曰葬而不得余銘如不葬也余惟伯聲始從
余游至今三十年見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故
最久於其死而託銘於余固不得而辭也伯聲諱震
爲人質厚沉深寡言笑恂恂蹈規矩與人游見其一
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能拔其篤於誼如
此讀書有大志慨然欲有爲者也少孤能自立尤貧

然營䟽屬之葬孤姪之嫁娶忘其力之不足也數以
進士薦於鄉卒不合晚乃得試將作監主簿曾大父
澤左補闕贈吏部尚書大父居仁單州單父縣主簿
考紘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葬開封府
之東明今爲東明人伯聲卒於熙寧五年三月戊戌
年五十有三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元豐三
年十一月某甲子妻費氏尚書比部員外郎式之女
子四人曰之美之純之竒之邵二女嫁倪良器李日
新張文叔名彥博余爲之序其文者也銘曰
敏於求已尚行寡言爲於求古廣見多聞有孰畀之

而施則屯維舊則信以諗後人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康定初先人寓南康與李君居並舍是時君年未四十游余父子間相好也後十餘歲君為臨安遇余於浙西道舊故喜甚又十餘歲君已退而家居復見之山陽又九歲而君年七十有一以卒明年其孤仲熊自山陽抵京師拜且泣曰願得銘也余惟君游余父子間四十年矣銘其可辭君姓李氏諱不字子京初名真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考諱某贈光祿卿母丁氏仙源縣太君繼母王氏仁壽縣太君君海州朐

山人家故寒也學為士自君始出舉進士中其科得主楚之淮陰薄歲凶轉運使調軍食用君主宿州糶他州皆強賦民猶不足君隨便開誘糶者悅趨糶最他州去為處州司法參軍能隨用見聲出眾上薦者十四人不用遷寧國軍節度掌書記轉運使屬君市翎毛君擾致如主糶所市以赤數之至十萬復最他州又屬君主作院君考校度程所作兵器總一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四皆精且利他軍州事有不能決者多屬君君所決者三十有八事蓋覆太平州囚管壽活之明通判歙州林瑀無罪釋之類如此於是能益

白薦者十三人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用薦者監興元府稅急吏寬商課贏十有七萬歲中以歲次遷祕書丞以課遷太常博士以覃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杭州臨安縣召為審刑院詳議官賜緋衣銀魚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蜀州蜀少事然他州訟有積歲不能決者轉運使以屬君君所決八事民信服之遷尚書職方員外郎監在京內衣庫樞密使田况奏用君刪定馬軍司條貫既成請加賞賚濱州有獄久不決辭連大臣家子遣吏治之輒辭詔遣君乃決累遷尚書職方郎中以母老出通判杭州坐法免復為尚書比部郎中監沂州承縣鹽酒稅未逾月自罷歸又監陝州集津堽鹽務不行以本官致仕元豐三年九月己卯以疾卒山陽之私第十一月甲寅葬安樂郡之楊興里君娶葛氏仙居縣君再聚喬氏壽安縣君子男七人曰仲熊衛州軍事推官曰仲謨以進士再試禮部曰仲將曰仲傑曰仲倩曰仲昌皆未仕也女六人嫁吳好禮于銳皆奉議郎馬察于鏜皆進士餘幼也君既自奮拔立其家蓋仕四方惟蜀去其親其事兄撫孤弟姪皆盡恩意其為吏不獨能自任其官蓋他吏之不能任其事者或屬君兼任之辦其裕也

不幸一跌世無力振達之者故以坎壈終銘曰
海區氏李有啓厥世富辭與能自約而侈曰父與子
郎官卿士曰妻及母翟衣象掃謂勢方利孰輻以毀
施不盡有故也則喟尚祐爾裔以追厥始

司封員外郎蔡公墓誌銘

公諱充字公度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爲邵武軍之邵
武尉又爲應天府之下邑尉丁母夫人河間縣太君
周氏憂服除爲越州司理參軍天平軍節度掌書記
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洪州奉新縣祕書丞知遂州
小溪縣改通判戎州累遷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度支

司封員外郎歷監在京都進奏院羣牧判官知絳州
又爲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公事至和三年七月二十
三日以疾卒於澧州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一嘉祐二
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之西
原公爲人好自潔清平居衣冠容貌肅然及其臨事
以沉默慎靜爲主故自起家至於其終凡三十餘年
歷內外官無纖介之失其與人遊始若淡然無足動
其意者及其父人人皆退自喜謂公眞長者也其爲
尉參軍掌書記人始以廉節知公及爲奉新小溪絳
州其政又以平恕不擾聞至其在羣牧荆湖數更置

諸事人皆服其化。其於越州屬將佐交惡府中多向背。公獨挺立無所與。後將又以貪坐法官屬多不能自全。事亦卒無汗。公者於戎州屬瀘州叛蠻攻涪井。監轉運使用。公調兵食禦之。兵遂以濟於絳州。州歲市羊數萬供京師。公奏減之。至今賴其法於荆湖。既周知官屬善惡於善人多薦藉成就之。而於惡人無所貸其法。公既能自將顯其材。故薦公者尤多。蓋王沂公曾王鄧公詒永與今富丞相弼之居鄆也。皆薦之。而鄧公之為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也。又奏公為其判官。其為當世之大臣所知如此。初公年十三喪父。家貧尤自克苦。養其母及仕。未嘗廣田宅。喪歸借屋以居。曾祖諱恭。祖諱道隆。父諱旦。以公恩贈尚書屯田員外郎。世家南城。故為南城人。娶鄭氏。累封宋城縣君子八人。曰冠卿。秘書省著作佐郎。曰端卿。鄭州原武尉。曰文卿。曰徽卿。曰宋卿。曰喬卿。曰子卿。曰孺卿。公歿。詔官其一子。蓋公不獨能以其有施於身。又能力以其餘教於家。故公之歿也。冠卿以材尤知名。端卿而下皆謹嚴。能世其家者也。女二人嫁邵武尉陳陟。進士陳之邵冠卿等將葬公。以銘屬公故人子曾鞏。銘曰。

司封抱能屈初齡秉旄懷紱晚始亨沙墟奔崖肆經
營馬羊茁肥獄訟平凜然氣志潔以清自微訖隆用
兢兢流風餘嫩被家庭子多以材後方興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
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
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
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
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
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

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鉞大父祐父杲
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
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
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
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
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踈達自
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
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
是至數破其業危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
甚遇人無踈密一與之傾盡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

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園中守
禦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
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學中
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
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
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
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
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
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
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
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
已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
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
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
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
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
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佾不欺不疑
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和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
勞躬以卑孝于父母施及窮瘁維見之卓教其子孫

終化鄉邦學者說說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
震動四方廼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六月辛巳尚書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
范君卒于位年五十有三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江州
德化縣之仁貴鄉萬家山前葬其孤屬君之故人李
中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功行之實為狀授使者
告於鞏曰先君葬既得月日宜有銘孤安期也敢請
鞏曰君之行宜有述乃為之誌其墓而銘之其叙曰
惟范氏傳序受姓自劉累以來其後居江州者出於

晉豫章太守甯之後君諱端字思道江州德化人也
祖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常少卿諱成象父尚書都
官員外郎贈光祿卿諱應辰君始以父任為太廟齋
郎累轉至尚書庫部員外郎歷德化尉江寧主簿江
都令知南昌飛烏彭山三縣通判通州徙泰州又為
勾當開治畿內溝洫提舉陝西河北路便糴糧草至
知臨江軍事而飛烏以乞養太夫人得監江寧府鹽
稅彭山用薦者得監雲安軍鹽井二縣皆不至君聚
書萬餘卷強力篤學為人恭遜質儉能自修飭門內
之治肅如也及施於為政以謹法能持廉名於世而

世之能觀其內者亦少也始爲江都會歲旱張若谷爲揚州遣吏數人與君皆出視民田他吏還者白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苗力爭乃卒是君所白吳遵路蔣堂爲淮南轉運使使君護河役君往視之還言河不可爲遂罷君用他吏護役而河果不可爲三人者其初皆怒已乃感寤共薦之而當是之時天下之主財利者方務於急聚斂治民者以立聲威爲賢交四方之賓客者又徃徃嚮意於卑辭貌煩饗燕贈送之禮以其故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君乃獨推息民教化之意以簡易自守

故爲雲安主鹽利而議蠲鹽課以數萬爲臨江以興學教人爲先而厨傳賓客之奉十去其七八四方之徃來者或出語訕君君不爲之動也其正行直道如此太夫人李氏贊皇縣太君父尚書工部侍郎虛已元配鄭氏父龍圖閣直學士向次配周氏清河縣君父尚書司封員外郎陵子男六人安期安仁安之安世安壽安禮女五人長適和州司戶參軍鄭夷中次適都昌主簿周詠次適郊社齋郎周佺期餘尚幼孫男六人莘叟巖叟渭叟商叟蒙叟真叟太夫人之喪君哀感疾四年乃能起凡君之所旣立可謂有士君

子之行非耶自不遵先王養士用人之法而士在閭巷之間者用力於空文居朝廷者馳騁於虛名以譁世取寵士之能修其內潔身累行者非自好之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爲之見於文使後之君子得覽焉君於文章尤長於詩有集三卷藏於家其銘曰

君性溫溫好退持卑及其臨事擇義而爲一世之棄君獨從之一世之慕君獨違之行已有常在官無疵曷以知之視此銘詩

張父中墓誌銘

卷之四十三

十一元

君姓張氏名持字父中初名伯虎慶曆三年來自曲江入太學當是時天子方詔學官歲獻士二人學者以數百千人獨獻君會學散不報於是時予蓋未嘗識君也後二年過予之所居臨川始識之君爲人深沉有大度喜氣節重交遊一時與之游者甚衆而君所尤稱者廣漢張貴以爲年少可進以學者莆陽陳惇蓋君之學多賁發之而於惇以師友自處也凡君之與人交喜窮盡其得失其義足以正之而其直未嘗苟止也至其與衆人接尤溫以莊不妄與之言與之言必隨其材智所到不病以其所不爲故君之文

皆憚其嚴而喜其相與之盡衆人之得君遊者亦皆
喜愛而未嘗有失其意者其語曰士生於今勢不足
以持世而遊於其間當如此也於臨川出其文章因
學予言古今治亂是非之理至於爲心持身得失之
際於其義予不能損益也後二年死於興國軍某月
某日也明年其弟來江南以力之不能將獨負君之
骨以歸是時陳惇方以進士得出身約君之弟曰吾
忍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爲吏力能以君之

歸其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
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禮事吾嫂者可

以爲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而
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眎惇與君之相從憂窮
齟齬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
久矣其有之或非此也然則君之事其有取於世教
非邪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君之喪葬地而屬予銘
其辭曰

嗚呼父中不如其志孔孟以然何獨於子生而不大
天固爲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衢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

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劍州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虔州雩都銀場又爲泰州司戶參軍用薦者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母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爲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嵩葬君於某州某縣某里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其在仕也嫁姊之貧者君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館券而已爲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爲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及也其爲南城雩都取豪猾尤難治者三人皆繩以法君旣見惡果於繩而去之故其餘皆斂跡不敢犯君法此君之行已居官已試者也所試者大將豈止於是歟銘曰
婉婉爲人疑疑爲吏此有愛慕彼無怨議孰厚其有孰艱厥施維銘昭之以詒來裔



